

学^校
傳^世
藏^書
文库

主編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东周列国志》选读

XUEXIAO
Chuan
shi
cangshu
wenku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主编 刘以林

中国文学 * 《东周列国志》选读

原著 冯梦龙 蔡元放

译编 王 强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学校传世藏书文库. 中国文学部分 / 刘以林主编.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3. 5

ISBN 7 - 204 - 06840 - 8

I. 学… II. 刘…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
IV. 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44164 号

前 言

对于任何人和所有的人而言，历史造就的文学结晶都恢宏而幽微，它常以永恒的气质将时间合而为一，光芒烁烁，顺着整个人类向前的轨迹越过一代又一代仰望的目光，在生命与生命之间生发润泽与温暖。在我们这一代，常青的文学之树已煌煌数千年矣，其作品之浩瀚，蕴含之广博，堆金砌玉胜境连踵何可复言！鉴此，本书挂一漏万拨冗选取佳本，以外国和中国两大部分汇成同一文库。外国文学部分以其最高成就长篇小说为唯一入选文体，包括《复活》、《红与黑》、《百年孤独》、《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皆是世界一流名著和几代人都决心与无可回避要阅读的作品，共有近60部；中国文学部分从先秦开始，纵向从《诗经》一直选到现代文学大师鲁迅，体裁上有诗、词、曲、赋、散文、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皆是历朝历代中国文学中的最高成就，基本上以作家为单元，包括《〈史记〉选读》、《李白诗选》、《红楼梦》、《水浒传》、《西厢记》等众多的传世文学精华，可谓五千年文学瑰宝熔为一炉。由于篇幅的限制和学校购买上的客观原因，我们反复讨论斟酌再三，并广泛征求多位专家和上百位学校师生的意见，最后以“精粹本”的形

式编成此书。全部长篇小说无论中国和外国都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择其意韵，撮其精华，每部都在6万字以下，极为适合阅读；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也全部经过了精选，对古典文学的译本、引注等时下广为流行的繁杂部分，本书考虑到其对读者未必有什么实在的意义而予以了剔除；对于有争论和多说并存的部分，本书择其善者而从之。本书的宗旨，是向广大学校师生和青少年从面上和纵深度上完整地展示人类文学的全貌，使其一叩文学之门顿见天高地远，至于进一步的深造，则要更专意地攻读原著或各作家的全集了，愿本书能成为通向文学最高境界的一把钥匙和一道桥梁。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有限，虽倾尽心力慎而又慎，错谬之处仍恐难免，敬请广大读者不吝垂教。

刘以林

2003年5月，北京

目 录

-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1)
-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 (13)
-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 (24)
-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 (37)
-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灭夫差越王雪前耻 …………… (47)
-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 (63)
-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 (77)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三日之后，病势愈甚。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宣王命内侍扶起，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不料一病不起！太子宫涅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二臣稽首受命。

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其兆已应，王必不起。”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若似这三公六卿，便小觑他些儿，也不为过。）言罢各散。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是夜王崩。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

太子宫涅行举哀礼，即位于柩前。是为幽王。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子宜臼为太子。封后父申伯为申侯。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于赫宣王，令德茂世。威震穷荒，变消鼎治。外仲内姜，克襄隆治。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方谅阴（天子居丧，名曰谅阴。阴，音庵）之时，狎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申国，今信阳州。）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三人皆谗谄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贪位慕禄，自然顺欲逢迎；顺欲逢迎，自然谗谄面谀。圣人谓贪夫不可与其国，亦只为其必至顺欲逢迎，谗谄而谀耳。）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郑，姬姓国。友，厉王少子，宣王所封。今陕西华州城北有古郑城，即其地。幽王时，友入为司徒。）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视朝，岐山（今凤翔府岐山县。）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我常谓天公最是多情，却亦最是多事。如世人家国将亡，本是他无与，他偏要弄出山崩川竭、物怪人妖许多光景变见出来，且不止一遭两遭而已。此等事，不特人臣多事，不须来告；即天公，我亦怪其何必

来告也。)遂退朝还宫。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源于岐山,胡可震也!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夫岐山乃太王(太王,即古公,文王之祖。)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叔带曰:“何以知之?”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十者,数之盈也。”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务,必尽臣节以谏之。”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无论君之听与不听而必言,谏臣之职也。料其不听而不言,知几之士也。然他人知几则可,若谏臣而以知几自居,则为奸佞之所藉口矣,断使不得!)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奸佞,直入深宫,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着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议论正大,其如气数何。)虢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那岐山

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吾见历古人君之信佞臣，原只见其说得是耳，不知是不几时而家国已随之而尽，更有至愚之君，至死而不悟不悔，真是可悲可恨。）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昔箕子去纣，纣亡后，微子行经故商地，见禾黍，乃作《麦秀》之歌。）于是携家竟往晋国，是为晋大夫赵氏之祖，赵衰即其后裔也。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之谥号。后人诗叹曰：“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珣（珣，大夫名，食采于褒。）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幽王大怒，命囚珣于狱中。自此谏净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姒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抚养成人，取名褒姒。论年齿，虽则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像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一来姒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却说褒珣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凑巧褒姒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洪德大惊：“如

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因想着：“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宫。有姒大之女，非常绝色。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汝当速往。”洪德遂亲至姒家，与姒大讲就布帛三百匹，买得褒姒回家。香汤沐浴，食以膏粱之味，饰以文绣，教以礼数，携至镐京。先用金银打通虢公关节，求其转奏，言：“臣珣自知罪当万死。珣子洪德痛父死者不可复生，特访求美人名曰褒姒，进上以赎父罪。万望吾王赦宥。”幽王闻奏，即宣褒姒上殿，拜舞已毕。幽王抬头观看，姿容态度，目所未睹，流盼之际，光艳照人。龙颜大喜。四方虽贡献有人，不及褒姒万分之一。遂不通申后得知，留褒姒于别宫。降旨赦褒珣出狱，复其官爵。是夜，幽王与褒姒同寝，鱼水之乐，所不必言。自此坐则叠股，立则并肩，饮则交杯，食则共器。一连十日不朝。群臣伺候朝门者，皆不得望见颜色，莫不叹息而去。此乃幽王四年之事。有诗为证：“折得名花字国香，布荆一旦荐匡床。风流天子浑闲事，不道龙螭已伏殃。”

幽王自从得了褒姒，迷恋其色，居之琼台，约有三月，更不进申后之宫。早有人报知申后，如此如此。申后不胜其愤，忽一日，引着宫娥，径到琼台，正遇幽王与褒姒联膝而坐，并不起身迎接。申后忍气不过，便骂：“何处贱婢，

到此浊乱宫闱！”幽王恐申后动手，将身蔽于褒姒之前，代答曰：“此朕新取美人，未定位次，所以未曾朝见，不必发怒。”申后骂了一场，恨恨而去。褒姒问曰：“适来者何人？”幽王曰：“此王后也。汝明日可往谒之。”褒姒嘿然无言。至明日，仍不往朝正宫。

再说申后在宫中忧闷不已，太子宜臼跪而问曰：“吾母贵为六宫之主，有何不乐？”申后曰：“汝父宠幸褒姒，全不顾嫡妾之分。将来此婢得志，我母子无置足之处矣！”遂将褒姒不来朝见，及不起身迎接之事，备细诉与太子，不觉泪下。太子曰：“此事不难。明日乃朔日，父王必然视朝。吾母可着宫人往琼台采摘花朵，引那贱婢出台观看，待孩儿将她毒打一顿，以出吾母之气。便父王嗔怪，罪责在我，与母无干也。”申后曰：“吾儿不可造次，还须从容再商。”太子怀忿出宫。

又过了一晚。次早，幽王果然出朝，群臣贺朔。太子故意遣数十宫人，往琼台之下，不问情由，将花朵乱摘。台中走出一群宫人，拦住道：“此花乃万岁栽种，与褒娘娘不时赏玩，休得毁坏，得罪不小！”这边宫人道：“吾等奉东宫令旨，要采花供奉正宫娘娘，谁敢拦阻！”彼此两下争嚷起来。惊动褒妃，亲自出外观看，怒从心起，正要发作。不期太子突然而至，褒妃全不提防。那太子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赶上一步，揪定乌云宝髻，大骂：“贱婢！（莽戇得可笑。）你是何等之人？无名无位，也要妄称娘娘。眼底无人，今日也教你认得我！”捻着拳便打。才打得几拳，众宫

娥惧幽王见罪，一齐跪下叩首，高叫：“千岁，求饶！万事须看王爷面上。”太子亦恐伤命，即时住手。褒妃苦羞忍痛，回入台中，已知是太子替母亲出气，双行流泪。宫娥劝解曰：“娘娘不须悲泣，自有王爷做主。”说声未毕，幽王退朝，直入琼台，看见褒妃两鬓蓬松，眼流珠泪，问道：“爱卿何故今日还不梳妆？”褒妃扯住幽王袍袖，放声大哭，诉称：“太了引着宫人，在台下摘花，贱妾又未曾得罪，太子一见贱妾，便加打骂，若非宫娥苦劝，性命难存。望乞我王做主！”说罢，呜呜咽咽，痛哭不已。那幽王心下到也明白，谓褒妃曰：“汝不朝其母，以致如此。此乃王后所遣，非出太子之意，休得错怪了人。”褒妃曰：“太子为母报怨，其意不杀妾不止。妾一身死不足惜，但自蒙爱幸，身怀六甲已两月矣。妾之一命，即二命也。求王放妾出宫，保全母子二命。”幽王曰：“爱卿请将息，朕自有处分。”即日传旨道：“太子宜曰好勇无礼，（“好勇无礼”四字，责备的是。即我今日论之，亦怪其好勇无礼也。但不知君王有礼否？）不能将顺，权发去申国，听申侯教训。东宫太傅、少傅等官辅导无状，并行削职。”（“辅导无状”四字，亦责备的是。即我今日论之，亦怪其辅导无状也。但不知君王辅导之人有状否？）太子欲入宫诉明。幽王分付宫门不许通报，只得驾车自往申国去讷。申后久不见太子进宫，着宫人询问，方知已贬去申国。孤掌难鸣，终日怨夫思子，含泪过日。

却说褒妃怀孕，十月满足，生下一子。幽王爱如珍宝，

名曰伯服。遂有废嫡立庶之意。奈事无其因，难于启齿。虢石父揣知王意，遂与尹球商议，暗通褒姒，说：“太子既逐去外家，合当伯服为嗣。内有娘娘枕边之言，外有我二人协力相扶，何愁事不成就？”褒姒大喜，答言：“全仗二卿用心维持。若得伯服嗣位，天下当与二卿共之。”褒姒自此密遣心腹左右，日夜伺申后之短。宫门内外，俱置耳目，风吹草动，无不悉知。

再说申后独居无侣，终日流泪。有一年长宫人知其心事，跪而奏曰：“娘娘既思想殿下，何不修书一封，密寄申国，使殿下上表谢罪？若得感动万岁，召还东宫，母子相聚，岂不美哉！”申后曰：“此言固好，但恨无人传寄。”宫人曰：“妾母温媼，颇知医术。娘娘诈称有病，召媼入宫看脉，令带出此信，使妾兄送去，万无一失。”申后依允，遂修起书信一通，内中大略言：天子无道，宠信妖婢，使我母子分离。今妖婢生子，其宠愈固。汝可上表佯认其罪，今已悔悟自新，愿父王宽赦。若天赐还朝，母子重逢，别作计较。修书已毕，假称有病卧床，召温媼看脉。早有人报知褒妃。褒妃曰：“此必有传递消息之事。俟温媼出宫，搜简其身，便知端的。”

却说温媼来到正宫，宫人先已说知如此如此。申后佯为诊脉，遂于枕边取出书信，属付：“星夜送至申国，不可迟误。”当下赐彩缯（慈陵切，音鄮。）二端。温媼将那书来怀揣，手捧彩缯，洋洋出宫，被守门宫监盘住，问：“此缯从何而得？”媼曰：“老妾诊视后脉，此乃王后所赐也。”

内监曰：“别有夹带否？”曰：“没有。”方欲放去，又有一人曰：“不搜简，何以知其有无乎？”遂牵嫗手转来。嫗东遮西闪，似有慌张之色。宫监心疑，越要搜简，一齐上前，扯裂衣襟，那书角便露将出来。早被宫监搜出申后这封书，即时连人押至琼台，来见褒妃。褒妃拆书观看，心中大怒，命将温嫗锁禁空房，不许走漏消息。却将彩缯二匹，手自剪扯，裂为寸寸。幽王进宫，见破缯碎彩，问其来历。褒妃含泪而对曰：“妾不幸身入深宫，谬蒙宠爱，以致正宫妒忌；又不幸生子，取忌益深。今正宫寄书太子，书尾云‘别作计较’，必有谋妾母子性命之事，愿王为妾做主！”说罢，将书呈与幽王观看。幽王认得申后笔迹，问其通书之人，褒妃曰：“现有温嫗在此。”幽王即命牵出，不由分说，拔剑挥为两段。髯翁有诗曰“未寄深宫信一封，先将冤血溅霜锋。他年若问安储事，温嫗应居第一功。”

是夜，褒妃又在幽王前撒娇撒痴，说：“贱妾母子性命，悬于太子之手。”幽王曰：“有朕做主，太子何能为也！”褒妃曰：“吾王千秋万岁之后，少不得太子为君。今王后日夜在宫怨望咒诅，万一他母子当权，妾与伯服死无葬身之地矣！”言罢，呜呜咽咽，又啼哭起来。幽王曰“吾欲废王后、太子，立汝为正宫，伯服为东宫，只恐群臣不从，如之奈何？”褒妃曰：“臣听君，顺也；君听臣，逆也。吾王将此意晓谕大臣，只看公议如何。”幽王曰：“卿言是也。”是夜，褒妃先遣心腹传言与虢、尹二人，来朝觐办登答。

次日，早朝礼毕，幽王宣公卿上殿，开言问曰：“王后

嫉妒怨望，咒诅朕躬，难为天下之母，可以拘来问罪？”虢石父奏曰：“王后六宫之主，虽然有罪，不可拘问。如果德不称位，但当传旨废之，另择贤德，母仪天下，实为万世之福。”（果然。我亦说是“万世之福”。）尹球奏曰：“臣闻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果然。我亦说是“褒妃德性贞静，堪主中宫”。）幽王曰：“太子在申，若废申后，如太子何？”虢石父奏曰：“臣闻‘母以子贵，子以母贵。’今太子避罪居申，温清之礼久废。况既废其母，焉用其子？臣等愿扶伯服为东宫，社稷有幸！”（果然。我亦说是“社稷有幸”。）幽王大喜，传旨：将申后退入冷宫，废太子宜臼为庶人；立褒妃为后，伯服为太子。如有进谏者，即系宜臼之党，治以重辟。此乃幽王九年之事。两班文武心怀不平，知幽王主意已决，徒用杀身之祸，无益于事，尽皆缄口。太史伯阳父叹曰：“三纲已绝，周亡可立而待矣！”即日告老去位。群臣弃职归田者甚众。朝中惟尹球、虢石父、祭公易一班佞臣在侧。幽王朝夕与褒姒在宫作乐。

褒妃虽纂位正宫，有专席之宠，从未开颜一笑。幽王欲取其欢，召乐工鸣钟击鼓，品竹弹丝，宫人歌舞进觞，褒妃全无悦色。幽王问曰：“爱卿恶闻音乐，所好何事？”褒妃曰：“妾无好也。曾记昔日手裂彩缯，其声爽然可听。”幽王曰：“既喜闻裂缯之声，何不早言？”即命司库日进彩缯百匹，使宫娥有力者裂之，以悦褒妃。可怪褒妃虽好裂缯，依旧不见笑脸。幽王问曰：“卿何故不笑？”褒妃答曰：“妾生平不笑。”幽王曰“朕必欲卿一开笑口。”遂出令，不拘

宫内宫外，有能致褒后一笑者，赏赐千金。虢石父献计曰：“先王昔年因西戎强盛，恐彼入寇，乃于骊山（在西道临潼县。）之下，置烟墩二十馀所，又置大鼓数十架。但有贼寇，放起狼烟，直冲霄汉，附近诸侯发兵有救，又鸣起大鼓，催趲前来。今数年以来，天下太平，烽火皆熄。吾王若要王后起齿，必须同后游玩骊山，夜举烽烟，诸侯援兵必至。至而无寇，王后必笑无疑矣。”幽王曰：“此计甚善。”（果然。我亦说“此计甚善”。）乃同褒后并驾往骊山游玩。

至晚，设宴骊宫，传令举烽。时郑伯友正在朝中，其时以司徒为前导，闻命大惊，急趋至骊宫，奏曰：“烟墩者，先王所设以备缓急，所以取信于诸侯。今无故举烽，是戏诸侯也。异日倘有不虞，即便举烽，诸侯必不信矣，将何物征兵以救急哉？”幽王怒曰：“今天下太平，何事征兵？”（果然。我亦说是“天下太平，何事征兵”？）朕今与王后出游骊宫，无可消遣，聊与诸侯为戏。他日有事，与卿无与！”（果然。我亦说是“与卿无与”。）遂不听郑伯之谏，大举烽火，复擂起大鼓。鼓声如雷，火光烛天。畿内诸侯疑镐京有变，一个个即时领兵点将，连夜赶至骊山，但闻楼阁管箫之音。幽王与褒妃饮酒作乐，使人谢诸侯曰：“幸无外寇，不劳跋涉。”诸侯面面相觑，卷旗而回。褒妃在楼上，凭栏望见诸侯忙去忙回，并无一事，不觉抚掌大笑。幽王曰：“爱卿一笑，百媚俱生，此虢石父之力也。”遂以千金赏之。（该赏。如此大功，我说赏还轻了。此事却不失信，可见衰世之君，何尝无信，只是信得不当耳。）至今俗语相传“千